

三维转换与多模态协同下的诗词英译文化传播路径

——以《长安三万里》为例

牛莉娟

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河南 新乡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24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2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9日

摘要

随着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日益发展, 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密切, 而数字化的迅猛发展让影视成为了文化交流传播的重要途径。《长安三万里》蕴含丰富的古诗词, 影片及其字幕翻译均广受关注。本文以生态翻译学为主要理论支撑, 融合多模态话语分析视角, 从该理论的“译者中心论”以及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维度, 分析《长安三万里》诗词英译字幕所做出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探讨译者如何发挥自身主体性, 克服语言习惯和文化认同的差异达到交际目的; 同时, 阐释多模态符号(图像、声音、画面构图等)如何与三维转换协同配合, 弥补语言转换中的意象损耗, 增强文化传播效果。研究表明, 三维转换与多模态协同互为支撑、深度融合, 可推动中国电影字幕中古诗词英译进一步发展, 助力文化对外传播。

关键词

诗词英译, 字幕翻译, 生态翻译学, 多模态协同

Pathways for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Poetry Translation under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Multimodal Synergy

—A Case Study of *Chang An*

Lijuan Niu

Facul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development of China's "culture going global" strategy,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have grown ever closer, while rapid digital advancement has made film and television an important vehicle for cultural communication. *Chang An* contains a wealth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and both the film and its subtitle translation have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Grounded primarily in eco-translatology and integrating a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perspectiv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adaptive selections and transformations made in the English subtitle translation of the poems in *Chang An* from the theory's "translator-centeredness" and the three dimensions—linguistic, cultural, and communicative. It explores how the translator exerts her subjectivity to overcome differences in linguistic habits and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so as to achieve communicative purposes. At the same time, the paper explains how multimodal semiotic resources (images, sounds, picture composition, etc.) work in synergy with the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s to compensate for the loss of imagery caused by linguistic transfer and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study shows that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s and multimodal synergy support each other and are deeply integrated, which can further advance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in Chinese film subtitles and contribute to the cross-cultur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Subtitle Translation, Eco-Translatology, Multimodal Synerg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深度交织背景下，中西文化交流日益密切，文化传播已突破了传统文本载体的单一性，转而依托影视、动画等多媒体形式实现跨模态表达。中国古典诗词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浓缩了中国哲学思想、历史记忆与审美传统。优秀的诗词英译可以促进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弥合文化差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关键一步。因此，诗词字幕英译既要维系源语文化的核心意蕴，又需适应目标受众的视听认知习惯。《长安三万里》以盛唐诗歌为叙事脉络，通过瑰丽的视觉语言与声画交织的多模态形式，重构了古典诗词的现代生命力。其海内外传播的成功，不仅依赖于诗词本身的文学价值，更在于译者发挥自身主体性，对“三维转换(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以及多模态符号与字幕翻译的深度协同。

在影视字幕翻译中，语言维的调整往往离不开画面节奏的配合，文化维的补偿常常借助视觉符号的互文，交际维的情感传递更需要声画协同来强化。因此，本文以《长安三万里》中的诗词英译为例，结合生态翻译学理论与多模态协同，探讨以下议题：其一，译者如何在语言维度平衡诗词的韵律美与字幕的时空限制，同时画面剪辑与配音节奏如何为语言转换提供支撑；其二，在文化维度上，如何通过视觉符号的互文补偿消解意象隔阂；其三，在交际维度上，声画节奏与译文节奏的协同如何增强受众情感共鸣。

本文理论意义在于丰富生态翻译学的应用,通过构建“三维转换-多模态协同”的双层分析框架,为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其实践价值体现于为借助影视翻译推动文化传播提供思路——在语言准确性、文化可及性与交际有效性之间找到平衡,诗词才能更好地为译入语观众所接受,以“可感、可触、可共鸣”的姿态融入全球文化生态,促进文化传播。

2. 理论背景

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由胡庚申提出,该理论涉及生态范式、生态理性、翻译生态环境、译者中心、适应选择、三维转换、联想序列、意图翻译、事后惩罚等9大研究中心点和理论视角。胡庚申教授认为,翻译过程是译者适应与选择的循环交替过程[1]。“适应”是指译者对翻译生态系统的选择性适应,而“选择”是指基于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观的适应性选择。强调翻译是译者“适应”源语生态环境并“选择”目标语表达方式的动态过程,尤其注重语言、文化、交际三维度的平衡转换[2]。生态翻译学理论的系统模型既可以呈现出翻译转换的“文本移植”过程和机理,也可以体现出“翻译即文本移植(Translation as Textual Transplants)”的核心理念。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关注原文的生命在译语生态环境里的生存和长存,关注文本的“全生命”周期[3]。此外,胡庚申教授还最新提出了翻译文本生态系统(文)、“译者群落”生态系统(人)、翻译环境生态系统(境)的概念,揭示了三者的关系:“文”是翻译的基础、依据;“人”是翻译的主导者、责任人,即对“文”与“境”的适应、选择、平衡、协调都是由“人”主导的;而“境”则是翻译的前提、背景。强调译者有责任统筹协调三者的关系,以体现“文、人、境”关联互动、平衡和谐的翻译生态整体观。

然而,传统生态翻译研究多聚焦于纯文本翻译,对影视、动画等多模态文本中“视觉-听觉-文字”协同作用的探讨关注不足。在当代传播理论与数字媒介技术的双重驱动下,语言已不再是构成话语结构的唯一要素,手势、体态、微表情及视觉符号等副语言特征逐渐上升为话语建构的重要因素。国外学者认为多模态翻译主张翻译应整合图像、声音、空间等非语言符号,与文字共同构建意义[4]。国内学者进一步指出,多模态话语指运用听觉、视觉、触觉等多种感觉,通过语言、图像、声音、动作等多种手段和符号资源进行交际的现象[5]。如今,如何通过多模态语境重构策略与原则提升字幕翻译质量,促使与其他模态的交互融合,从而传递准确通达的源语境含义、增强影片的文化影响力与感染力,已日渐成为当前我国对外传播工作的重心[6]。

因此,将两种理论视角融合,或许能为关键问题带来新的方向:在处理多媒体文本中的诗词英译时,译者可从三维层面进行适应性选择与转换,同时结合多种模态之间的协同配合,以更好地传递原文内涵,让文化元素在不同媒介和文化背景之间实现有机融合与有效传播,增强目的语观众的认同与理解。

3. 《长安三万里》诗词英译:三维转换与多模态协同的深度融合

3.1. 影片诗词英译总览

如图1所示,电影中诗词的形式多样丰富,既有韵律自由的古体诗(杂言诗、先秦民歌和乐府诗等),也有对韵律、字数以及句数有严格要求的近体诗(绝句和律诗),涵盖了李白、高适、王维、孟浩然、杜甫等著名诗人的作品。这些诗词在影片中有三个作用:第一,认知唤醒,诗句选取观众耳熟能详的,可以唤起记忆,引起共鸣;第二,人物塑形,有助于塑造人物形象,映射人物的理想追求;第三,叙事驱动,推动故事的发展,符合故事发展方向。这些诗词展示了唐代诗人群像和社会风貌,让观众对这一时期的历史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诗词英译涉及到两种语言 and 文化的差异。诗词具有语序倒装、平仄韵律、意象丰富、意蕴深厚等独特的语言特征。为准确传递诗词原旨,译者常需借助复杂句式或添加补充性表达,以避免文化误读与理

解偏差。但影视字幕翻译受媒介制约，其时空限制要求译文简练。电影《长安三万里》的诗词英译力求忠实、简洁、通俗易懂，辅以镜头语言和配音设计等，既保障了文化信息的有效传递，又减轻了目的语观众阅读和理解负担，增强传播效果。总体来说，该电影诗词英译适应了字幕的翻译环境，满足了目的语观众的理解需求，对文化传播有积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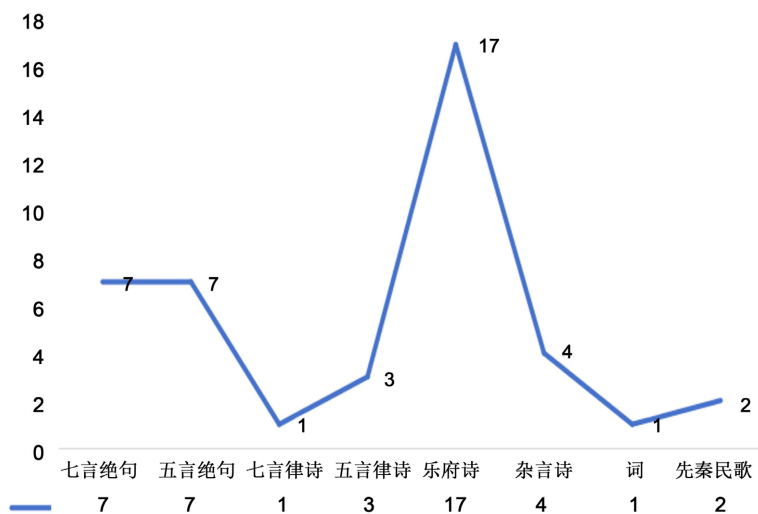


Figure 1. Statistics of poetry types in *Chang An*

图1. 《长安三万里》诗词类型统计

3.2. 译者中心论在诗词字幕英译的重要性

在诗词以字幕形式翻译时，译者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准确地传达意思，同时也要考虑到观众的即时理解需求与情感共鸣。不同文化背景、语言习惯的观众对字幕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存在差异，因此译者应具备高度的语言敏感度和文化洞察力，发挥主动性进行多维度转换，适应源语和目的语的生态环境、语言习惯和文化差异。电影《长安三万里》选择邀请澳大利亚畅销书作家、评论家琳达·贾文(Linda Jaivin)作为该影片字幕的译者，正是因为其深厚的汉学功底和丰富的中国电影翻译经验。作为一位杰出的汉学家和翻译家，贾文不仅精通中英双语，更对亚洲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这帮助其在翻译过程中把握原诗词的文化精髓和核心内涵，通过恰当的选择与转换，让目的语受众在观影同时，能深刻感受到中国诗词的独特韵味和深厚底蕴。这无疑是对“译者中心论”的生动诠释，展现了译者在文化传播中的核心地位和重要作用。

3.3. 语言维度：句法转换与视听节奏的协同

语言维度的适应与选择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在考虑语言差异的情况下选择词语、短语、句子结构等。英语属于语法语言，通过语法手段(词形变化、语序、功能词等)来传递信息，强调形式一致性；而中文属于语义语言，通过词汇和语序来传递信息，强调语境与整体性。诗词意义丰富，表达含蓄，因此更应注意词汇、句式和语言风格的翻译和处理。

1. 词汇层面

英语常倾向于静态表达、倚重名词使用，而汉语则更偏好动态表达、善用动词形式。由于语法规则限制，英语对词性有严格规定，如名词前需冠词、动词时态需形态变化；汉语则无此类限制，词性转换更灵活。译者需灵活把握动态与静态转换以及词性转换，让译文在符合目标语的表达习惯和语法规则的

基础上更加自然。此外，为适应字幕翻译的生态环境，译者应注重译文的精简处理。

例 1: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Can you see the **grief** of white hair in the mirror, as **dawn's** black silk turns to **evening** snow?

例 2: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Ancient sages leave no name; It's great drinkers who enjoy great fame.

这两个例子体现了词性转换的翻译技巧。例 1 是将汉语动词转换为英语名词。诗中的“悲”字意指“悲叹”，表达了由“生白发”产生的悲哀之情。在汉语中以动词的形式出现，更加生动直观。而译文将其转换成了名词“grief”。英文词汇往往更抽象，更喜欢使用名词，名词常被赋予更多的情感色彩。这种转换符合英文是静态语言，汉语是动态语言，更易于让不同语言背景的观众产生共鸣。例 2 是汉语时间状语短语转换成英语形容词。“古来”在诗词中的意为“自古以来”，在汉语中是一个副词短语，表示从古代到现在的连续性和时间之久。译者将其转换成英语形容词“ancient”。同样，例 1 中的“朝”和“暮”也被转化为形容词，放于名词前。使用形容词代替短语或句子有助于保持字幕的简洁性和可读性。

以上两例均取于《将进酒》，对这首诗的视觉化呈现堪称影片中具有代表性的部分。李白暮年被贬，携众人在黄河之滨痛饮。“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画面中李白语调由快到慢，通过语调的转变与停顿，人物抬头望天的肢体语言，体现了此刻的心境是感叹时光流逝、人生短暂。醉酒时想象中的瑰丽仙境出现，携好友驾仙鹤直上九天，与仙人共饮，“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诗人批判世俗之后，赞美饮酒者的豪放不羁。通过画面的色彩冲击和背景音乐的烘托，在虚实之间尽显李白的洒脱与豪情，豪迈中有悲凉，超然中有寂寞。

2. 句子层面

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英汉两种语言在句式结构上有很大差异。在英语句式结构中，主语是句子的核心成分且必须是名词性的词语，决定着谓语的数和人称形式；英语句子是 SV 提掣全句的作用过程——没有主语则句子不成型，且仅允许存在一个核心动词来明确谓语关系，以此确保句子的语法结构清晰、逻辑严密。而汉语句法体系下，句子的构成和理解主要依靠语义的方式，隐含式主语和零位主语句式极为常见。英语侧重于形式上的严谨规范，而汉语则更注重语义的内在逻辑与整体表达。

例 3: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The lone boat slowly vanishes against the sky. **I** see only the Yangtze flowing to the edge of the world.

例 4: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Don't fear loneliness on the road ahead. **For** who in this world doesn't know you?

例 5: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Lifting my head, I behold the moon; **Lowering** it, I think of home.

例 3 体现了主语的增译。汉语句子常省略主语，尤其诗词等文学作品常常通过语境和语义来暗示主语。而英文句子倾向于指明主语，主谓一致才能构成完整的句子结构。译者根据语境和逻辑推导添加主语“**I**”，将诗人面对友人离别时的悲伤情绪直观呈现。这一增译既契合英语语言习惯，使句子结构严谨、语法正确，又强化了主观情感的表达，引发读者共鸣，便于理解。例 4 体现了增译的翻译技巧。英语为了让句子结构更加完整和清晰，需要添加适当的连词来连接两个从句。原诗通过上下文暗示逻辑关系——下句解释补充上句。译文中，连词“**for**”常用来表达因果关系、解释性关系或强调关系，增强句子的内在逻辑性，使其意义更加清晰。增译遵循英语语法规则，使两个分句关系紧密，有助于目的语受众理解句子整体意思和逻辑关系。例 5 体现句型的转换。原文是“动词 + 宾语 + 动词 + 宾语”，汉语谓语句形

式比较复杂,此例属于连动式谓语(同一主语下的动词连用)。而英语句子更注重形式逻辑,要求主谓结构清晰。为了满足英语句式结构要求,译者将每句第一个动作转换为动名词作伴随,这种转换符合英语表达习惯,同时保留了格式的一致性以及诗词的节奏韵律。

同时,多模态协同也在此处发挥了关键作用。例5出自《静夜思》,影片中李白失意之时,在异乡偶遇老友高适,与其谈起上次一别后父亲逝世,内心孤独,举杯对月,表达思乡之情和对父亲的思念。影片通过对上下文语境和情景语境的创造,将诗词感情呈现出来。吟到这句诗时,画面定格于酒杯与月亮,配以抽泣声和婉转低沉的笛声,将“举头望月”的视觉符号与“低头思乡”的心理动作具象化,这种视听符号的叠加不仅强化了诗词意境,更通过视觉留白引导观众体会诗人心境。这种跨模态的符号转化让观众在语言解码时,通过视觉符号的补充与延伸,更深层地理解诗词的情感内核。

从三维转换语言维度来看,译者通过词性的转换充分传达原文意义,符合目的语的表达习惯和语法规则,保证字幕的简洁;从多模态协同来看,视听语言的时空重构与动态文本的符号编码拓展了文本的阐释维度,画面设计和音乐烘托则更好地塑造人物形象,奠定情感基调,渲染环境气氛,更直观地让观众产生情感共鸣,满足源语和目的语受众的理解需求。

3.4. 文化维度: 意象补偿与视觉符号的互文

文化维度的适应与转换要求译者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能够感知文化差异,辨识并理解文化差异,并在翻译过程中进行适当调整。在影视字幕中,译者的文字处理策略可以与视觉符号形成互文补偿,从而在不增加字幕负担的前提下传递文化内涵和意境。

1. 文化缺省

地域环境、历史脉络与社会背景的迥异,造就不同的文化。汉英翻译时,译者要尽可能准确完整地传达原文文化内涵。然而,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其背后蕴含的文化内涵往往难以实现绝对对等。面对源语中独有而目的语中缺失的文化意象,译者需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文化意象的创造性转换,寻找最接近的替代意象,力求在最大限度上复现源语的文化韵味。

例6: 钟鼓馔玉不足贵。

Bells and jades are not so precious.

例7: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Out from **Baidi** amongst the coloured clouds, A thousand miles to **Jiangling** in a day.

例8: 楼船一举风波静,江汉翻为雁鹜池。

His warships calm the winds and sea, Turning mighty rivers into **gentle ponds**.

例6体现了直译法。将“钟鼓”和“馔玉”分别译为“bells”和“jades”。“钟鼓”和“馔玉”代表中国古代的乐器和美食,象征着财富和奢侈。“馔玉”通常指的是精美的食物,如玉一般,而不是玉石,此处“jades”不完全对照源语意思,有一定的文化损失。但总的来看,直译以最直接的方式尽可能让目的语读者带入源语意境。例7采用了音译法。原文中的“白帝”和“江陵”都是地名,具有中国文化背景,对于目标读者来说存在文化上的缺省。在翻译中,这些地名音译为“Baidi”和“Jiangling”,既保留了原地名的发音,又避免了直译或意译可能带来的歧义。音译法有助于弥合文化差异,使目的语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原文的文化背景,同时也有助于保持字幕的简洁性。例8是意译法。“雁鹜”是鹅和鸭的意思,“雁鹜池”是鹅和鸭玩耍的地方,寓意平静温和的水域。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将其翻译成“gentle ponds”,避免了文化缺省带来的认知负担。

因此,处理文化缺省时,直译和音译更能适应目的语和字幕环境。直译法不仅保留源语文化意象,

而且以最直接简洁的方式展现源语的独特风貌。音译法能够在保持原文发音特色的基础上，让目的语读者逐步构建起对原文文化背景的认知框架，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原文的深层含义。

2. 文化错位

文化错位是指同一意象在不同文化中表现出不同含义，所传达的文化内涵部分或完全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现象。翻译这些文化因素需要译者充分考虑其在源文化和目的文化中的意义，针对不同的文化错位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从而更好地传达字幕中隐藏的文化元素，便于观众理解。

例 9: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You will enjoy a **grander sight**, by climbing to a greater height.

例 10: 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

In spring Prince Yong leads his army east, Flying the **Imperial standard**.

这两个例子采用了意译法。对于某些具有特殊文化和哲学意义的汉语表达，英语往往缺乏直接的对等表达来传达意义。字对字翻译会导致目标受众产生误解。在例 9 中，“千里目”象征着一种宏伟的愿景和对未来的无限向往，因此不能直接翻译为“sight over a thousand miles”。译者将其译为“a grander sight”来表达相似的内涵。在处理文化错位时，应深入理解原文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寻找英语中能够传达相似意象和内涵的表达方式，避免字对字翻译。在例 10 中，“龙虎旗”在中国文化中是皇帝或高级军事指挥官使用的旗帜，代表着尊严和权力。在西方国家，“龙”象征着邪恶和破坏性的力量，因此“Imperial standard”是最合适的翻译。在处理具有特定文化含义的词汇时，应充分考虑目标受众的文化背景和认知习惯。寻找英语中能够准确传达原文意义且符合目标受众认知的表达方式，必要时可进行适当的文化转换或解释。意译法可以有效地传达核心意义，减少文化障碍，让目的语受众体验到与原文相同的接受效果。

因此，弥合文化差异，让目的语观众更好地理解并接受原文，同时缩短字幕长度，这是诗词字幕英译的首要任务。译者需要发挥自身主体性，关注文化差异，在保留原文形象和传达文化特征之间寻找平衡，避免文化误解，从而促进文化交流和传播。

3.5. 交际维度：情感传递与声画节奏的共振

交际维度的适应性选择与转换要求译者不仅要传达原文的语言信息和文化内涵，还要最大化传递原文的交际效果。交际维度是确保译文能够跨越语言与文化障碍，实现有效沟通的关键维度。诗词的情感往往含蓄而深沉，单纯依靠文字转换容易导致“情感损耗”。此时，配乐的调性、画面的色彩与构图、角色的语调与肢体语言等模态，可以与译文形成“情感共振”，补偿文字层面的表达局限。

1. 内涵表达

不同的语言在内涵的表达方式上存在差异。诗词具有独特的韵律和意象，在表达情感和思想时，往往是简洁而深刻的。译者可以通过转换技巧，根据目的语的表达习惯和修辞手段对原文进行适当调整，找到传达相同内涵的表达方式，从而增强译文的传播效果。

例 1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One must ascend the highest peak **to see how** small the mountains are.

例 12: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One day the wind and waves will **favor** me. I'll raise white sails and head to sea.

例 13: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Dusk sets in, where is my home? Mist and waves, a melancholy scene.

例 11 体现了句型转换的翻译技巧。原文是并列两个简单的“动宾 + 修饰”结构，而译文采用复合句，以“**One must ascend the highest peak**”为主句，以“**to see how small the mountains are**”为目的状语。这种转换不仅使译文更加自然流畅，符合译入语逻辑连贯的要求，而且更好地传达了原文的意思，明确了前后句的行为动机，体现了诗人的决心和目的。

例 12 体现了修辞手法的转换技巧。在修辞方面，英语显得较为精准、周严、直露，汉语则显得较为模糊、简约、含蓄。原文采用了象征或隐喻的修辞手法，汉语无需指明；而译为英语时，译者选择“**favor**”，将修辞手法显化为拟人，这是思维方式差异带来的结果。“长风破浪”和“直挂云帆”，象征着诗人面对困难坚定不移的信念和决心，对未来的期望和对自身能力的信心。译文中“**favor**”形象表达了“风浪助我”的寓意，传达了诗人对未来的憧憬和信心这一相似内涵，同时影片画面中“骑马于夜色中奔赴远方”这一视觉符号也可以与其内涵相呼应，增强交际效果。

例 13 体现了句式结构的转换，原句“何处是”以景寄情，译文通过疑问句“**where is my home?**”将含蓄乡愁转化为直接叩问，符合西方文化的直抒胸臆，将情感直白化。在这一例子中，多模态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画面通过色调的渲染，以冷青色暮霭笼罩江面，孤舟立于江面一角，通过压抑色调与构图表现“**melancholy**”，补偿译文情感密度的流失。

2. 信息传达

诗词表意在源语中可能是不言而喻的，但在译文中可能是模糊的。为了完整传达源语信息的增译是指加入解释性内容，为目标语言受众提供有用的信息，避免误解。此外还有助于更完整地传达诗词的氛围，提高译文的流畅性和可读性，让目标读者更好地理解古诗词。

例 14: 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

The world is an inn **that welcomes and farewells**. The ancient dust is soaked with tears.

例 15: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To bow and scrape before the high-born. **Steals all the joy from my heart.**

例 14 译文增加了一个由“**that**”引导的定语从句，让观众直观地把握原句的深层含义——世界永远是迎来送往的循环，人只是短暂的过客，最终都会归于尘土。这种增译使抽象的意象具体化，增强了交际的清晰度。电影中，李白发出这首感叹时，让高适第一次感知到李白确实把自己视为知己朋友，可叹命运百般，如今只好接受命运安排，庸庸碌碌地度过一生，胸中抱负尚未施展。这段镜头的底色是悲凉的，画面辅以悠扬而略带忧伤的配乐，与字幕文字相结合，营造出一种深沉、凝重的氛围，进一步强化观众对诗词情感的体验。

例 15 体现了正反译法的翻译技巧。译者将“使我不得开心颜”译为“**Steals all the joy from my heart**”，增强了表达效果，加强了译文的情感冲击力，也符合目标受众直接表达情感的习惯。此时李白在官场沉浮数年后，遭人嫉恨，且被皇帝贵妃所厌弃，已人到中年，半生功名不再，尽显萧瑟寥廓。虽然诗中狂气已经明显有所收敛，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一句，加之场景中夕阳余晖的烘托，保留了角色本真的傲骨和强烈的悲戚色彩，能够让观众更直观地感受到情感冲击。

在诗词字幕翻译中，交际维度的内涵和信息传达需要综合考虑语言、文化、多模态等多方面。通过合适的翻译处理，辅以多模态协同手段，可以在传达源语语言信息和文化内涵的同时，更好地适应目标受众的接受习惯和审美需求，实现源语与译语之间的有效沟通和交流。

4. 结语

翻译古诗词字幕时，译者需要在字幕的时空限制与诗词的意蕴深度之间寻求平衡。在影视翻译中，

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与转换，本身就嵌在多模态的媒介环境中。语言维的增译、词性转换等策略，需要与画面停留时间、镜头运动节奏相适配；文化维的直译、音译、意译选择，可与视觉符号的呈现形成互文补偿，减轻文字的解释负担；交际维的情感传递，更依赖配乐、色调、构图、肢体语言等模态与文字的“情感共振”。

在认识到翻译生态环境和译者主体的重要性前提下，本文以三维转换为分析方向，融入多模态翻译的方法论，得出如下总结：第一，在语言维度，译者不仅要关注词性和句式结构的转换，还需运用增译等技巧使句子结构和逻辑关系符合目的语特征，实现语言维度的有效转换。而多模态协同则通过视听符号的重构与延伸，将语言符号的抽象性转化为具象化的情感体验。第二，在文化维度，在处理文化缺省时，译者采用直译和音译的方法，让观众快速浏览较短的字幕，减轻理解负担。在处理文化错位时，译者采用意译法，尽量减少受众的误解。此外为了让目的语观众更好地了解源语文化，建议可以在字幕同步出现时，配以视觉符号(相关图片等)，增加源语文化要素的曝光度，从而促进文化传播与理解。第三，在交际维度，译者运用转换、增译和正反译法，最大限度地适应目的语受众的语言习惯，保证译文的流畅性和可读性，从而实现有效的交际。结合多模态翻译，以视听融合的方式，对字幕中因单一模态呈现而产生的情感流失现象进行有效补偿，不仅强化了交际意图的传达，还提升了观众对文本内容的理解深度以及情感体验。

然而，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所选案例集中于《长安三万里》一部影片，结论是否适用于其他时代风格，尚需进一步验证。其次，本文对多模态协同的分析主要依赖于主观观察，缺乏对观众认知效果的实证数据支持(如眼动跟踪、受众接受度调查等)。未来研究可采用混合研究方法，考察不同模态组合对观众理解与情感共鸣的实际影响。此外，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字幕翻译中的逐步应用，探究 AI 辅助翻译如何在三维转换与多模态协同中实现人机互补，亦是一个值得深入的方向。总之，三维转换与多模态协同的深度融合，不仅为诗词英译提供了方法论支持，更启示我们：在全球化传播语境下，文化内容的“可译性”不应仅限于文本层面，而应拓展至跨媒介、跨模态的整体生态适配，从而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推动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 [1] 胡庚申. 翻译适应选择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 [2]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 建构与诠释[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 [3] 胡庚申, 李晓晓. 生态翻译学理论系统建模与具象呈现[J]. 中国翻译, 2024, 45(4): 5-14+191.
- [4] Kress, G. and Van, L.T. (2001) *Multimodal Discourse: The Modes and Media and Media of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Arnold.
- [5] 张德禄. 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理论框架探索[J]. 中国外语, 2009, 6(1): 24-30.
- [6] 武建国, 李育静. 多模态语境重构与中国影视文化的传播——以影片《我和我的祖国》字幕翻译为例[J]. 山东外语教学, 2024, 45(2): 11-21.